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周瓊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沈清藻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元儁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賦役

漢武帝時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

共讀曰供

使民

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

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連田  
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  
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  
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  
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  
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  
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  
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  
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



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

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

卒讀曰猝

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矣

塞并兼之路

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東漢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

約以崇簡易故萬物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

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魏武帝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縣絹長廣守何夔以郡初立且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飢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以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

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帝從其言

晉武帝太元十三年以范甯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告急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又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久安業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

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故也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傷天理困百姓謂宜二十為全丁十六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矣帝多納用之

宋文帝時司徒王弘上言曰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

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  
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  
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散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  
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  
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名之應存乎  
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從之

南齊武帝永明中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  
牛墾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

縮相兼畧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  
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  
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  
訪察即啓隨王東中郎長史顧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  
之意非苟逼餽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  
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  
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  
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

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  
並蒙停寢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  
尤饑去之從豐良由飢棘或徵貨買粒還拯親累或携  
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  
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  
災摧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  
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  
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



為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以狼將  
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  
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  
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  
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  
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  
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正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

時詔折租布二分取錢車騎將軍竟陵王子良啓曰臣  
一月入朝六登玟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  
敢自達比天青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嚙噬穀  
價雖和比室飢嗷縑纈雖賤駢門鰥質臣一念此每入  
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  
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尅園采品屋以准貲  
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  
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

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  
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  
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  
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  
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捶革相  
繼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縱令小  
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  
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

寔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  
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充豫二藩  
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  
草結庵不違涼暑扶攜聚落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  
溫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  
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  
自許以銜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  
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胥齒愚野未開必加陵誑

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  
所以開容

後魏孝文帝時徐州刺史荀虎上疏曰臣聞先王建不  
易之軌萬代承之聖主垂不刊之制千載共仰伏惟陛  
下道洽羣生恩齊造化仁德所覃跡超前哲遠崇古典  
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當今之宜用定貢賦之輕  
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辟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畜  
魏乎煥焉不可量也臣竊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

之所資計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  
乃有七縑去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賣子呻  
吟道路不可忍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化延頸企足十  
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退非惟損皇風之盛慮傷慕  
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接民情去就實所諳知特宜  
寬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  
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輕今  
班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亂朝章但猥藉恩私

備位蕃岳憂責之地敢不盡言

孝明帝時諫議大夫張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懼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

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  
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調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  
故易曰悅以使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  
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  
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  
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  
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  
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易民言之



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  
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  
而羣官共竊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  
度造衣物必度肘秤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  
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  
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  
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  
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

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計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慙慙之至

下慰蒼生之心

唐太宗初即位詔關中免二年租賦關東給復一年又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了明年總為准折魏徵諫曰臣伏見八月九日詔率土皆復一年老幼相歡式歌且舞在路又聞有勅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至明年總為准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非平分萬姓均同七子然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知皆謂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

助者信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  
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如國有倒懸之急猶必  
不可為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為計者於  
財利則小益於德義則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  
惜之

武后時鳳閣舍人崔融上奏曰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  
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  
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未遊欲令此徒止抑

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  
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  
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  
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  
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  
繆闕如飢寒猥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  
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  
國門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

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在情悠悠末代  
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  
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沒  
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  
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  
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  
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

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又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

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家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化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燕非唯流迸齊民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隣守戍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



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  
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  
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數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  
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  
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  
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多  
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  
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

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譟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  
鄱陽暴虐之客富中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劔加  
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  
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也三王  
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  
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畧  
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  
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

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沈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

通東夷暫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  
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為患者惟  
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目雖尚屯兵久後終  
成弛拆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  
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  
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斷咸令削減此陛  
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  
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

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

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伏紙惶懾

中宗景龍中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租黃門侍郎張廷珪言兩道倚大河地雄奧股肱走集宜得其歡心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別稅則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蜃蛤魚鹽水旱皆免寧獨河南北外於王度哉願依貞觀永徽故事準令折免詔可

肅宗時高適出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劔南  
為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  
劔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  
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劔  
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  
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  
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痍瘡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  
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

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秩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繫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異域言不足利戎狄為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



以一劔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急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帝不納

德宗初門下侍郎楊炎疾賦役法敝乃請為兩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

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

貞元間詔定兩稅既而厲疫水旱戶口減耗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因上疏請釐革其害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曰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

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  
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  
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  
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  
絹若綾若絕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  
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  
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  
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

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

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祿山叛亂海內波  
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  
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  
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  
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宿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  
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  
畧未詳悉故不果行利害非相縣固不苟變所為必當  
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

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  
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  
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  
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氓日  
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  
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  
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  
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

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  
取大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  
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摠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  
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非  
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  
富拙而兼墮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  
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  
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

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  
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  
相觀而化時靡適心雖有墮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  
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  
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  
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  
於場圃園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  
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



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  
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  
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  
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  
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  
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  
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  
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

除不量物力重輕惟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  
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  
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  
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  
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  
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  
尤非便作法而不以救微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踳者  
乎立意且爽彌綸又踳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

猶懼不支況復亟繚焚絲重傷宿瘡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摠雜徵虛數以為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

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  
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每貫加徵二百當  
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  
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  
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  
當錢三千二三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  
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  
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

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  
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  
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  
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  
東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  
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骨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  
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名雇之目換科配以和  
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麓計其直以名

雇為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  
出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歷  
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  
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  
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  
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溝災田  
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  
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

毗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于大歷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為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

陛下儻追思大歷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  
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  
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  
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  
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為本  
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



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  
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  
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華去甚亦足小休  
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  
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  
資廻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項因軍興每貫徵二伯  
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  
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

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狗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已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

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黨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

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  
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  
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  
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  
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  
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  
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其二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曰夫國家之制賦稅也

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  
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  
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  
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  
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  
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  
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  
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

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効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

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

率萬錢為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摠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



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絕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

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宜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  
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  
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  
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  
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  
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  
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  
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

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為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為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狗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

千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  
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  
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  
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  
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  
帛定以為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  
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  
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

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  
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  
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  
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  
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  
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  
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  
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

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  
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  
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  
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  
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  
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  
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  
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

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竟長誅求刻剥日長月滋積累以至于大歷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是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歷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

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禁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



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  
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  
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  
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  
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履革舄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  
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烝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  
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犢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  
數十歲不識市鄽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  
名人到于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  
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灾歟人多流離  
貞觀之初存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  
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籍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  
窮視人如傷勞俸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  
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  
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

涇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  
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斗至  
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糧故人  
至于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  
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  
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効也  
秦始皇據崤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  
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

貪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愆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

清廉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  
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  
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  
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効也秦隋不悟而遂滅  
漢武中悔而獲存乃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  
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  
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  
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

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曰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方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板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彛章其理

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  
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宇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  
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板之紀網  
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  
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  
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狗國  
之意迭行小惠竟誘姦氓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  
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

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  
日重斂之日如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異  
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  
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  
所以為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  
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  
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  
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以曲附其文理之



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  
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  
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  
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  
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効以  
為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  
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  
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

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  
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為汙萊有益煩  
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  
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  
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  
為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  
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  
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

濟絲不容纖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  
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蹙人艱窘唯  
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  
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  
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  
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  
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  
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

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  
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  
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  
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  
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  
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人戶每戶出若干稅  
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  
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

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  
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  
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  
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  
之數便為定額每歲據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闕者勿益  
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  
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  
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

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  
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其四論稅期限迫  
促曰夫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  
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  
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  
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  
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  
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

人非獨徭賦繁多負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  
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  
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  
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  
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  
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  
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  
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

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曰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灾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恒懼夫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飢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為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毗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犬彘獸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

食而不先備灾食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通債斂穫始畢糗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儻

遇海飢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  
之售或行丐鄜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  
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  
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捨而  
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  
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  
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  
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

姓凶飢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摠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灾荒即以

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灾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飢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其六論兼井之家

私斂重於公稅曰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  
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  
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  
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  
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  
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  
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  
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

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  
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  
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恠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  
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  
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  
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  
靡眊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  
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



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所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

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井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

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

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理致往年論

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  
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  
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  
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  
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  
曰非知之艱行之唯艱竊唯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  
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  
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

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賦役

唐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論度支  
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曰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  
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缺請  
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

入城輸納每束蕪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蕪  
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  
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  
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  
行安能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  
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  
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  
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



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廩圉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逼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為騷怨理在不疑

甸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  
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  
人妨播植東作既缺西成曷期況烝黎之間貧富不等  
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  
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  
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  
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  
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

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估徑以胃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

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賈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舍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懍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為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

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  
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  
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  
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  
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  
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  
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  
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

禦凶灾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問度將為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上奏曰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權率以為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

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

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穆宗時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右拾遺李珣上疏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歛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為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為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歛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

後唐明宗初金部郎中張鑄上言曰國家以務農為本



守令以勸課為先廣闢田疇用資倉廩竊見所在鄉村  
浮戶方事墾闢甫成生計種田未至二頃植木未及十  
年縣司已定色役民畏責歛捨之而去殊乖撫恤之方  
徒設招攜之令望令諸州應有荒田縱民墾蒔俟及五  
頃已上三年外始聽差科從之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金部郎中張鑄上奏曰鄉村浮戶  
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  
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勇思他

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已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張觀拜監察御史會三司言劔外賦稅輕詔觀乘傳按行諸州因令稍增之觀上疏言遠民不宜輕動撓因而撫之猶慮其失所況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行用輸京師愈煩漕輓之力固不可也或以分兵就食亦非安存之策徒歛怨於民未見國家之利太宗深以為然

太宗時五路進兵討西夏令左諫議大夫張鑑乘傳往  
環州與李繼隆議護送芻糧入靈州及還上疏曰關輔  
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加以浦  
洛之行曾經剽劫原州之後又致遷延非獨令之弗從  
實緣力所不逮況復先棄糧草見今逐處追科本戶稅  
租互遣他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十倍愁苦怨歎充塞  
路岐自春徂冬曾無暫息糶糧乏絕力用殫窮顧此疲  
羸尤堪軫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令驅迫必恐

撓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務東作  
況靈州一方僻居絕塞雖西陲之舊地實中夏之蠹區  
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蕭然空壘祇益外虞不  
若以賜繼遷使懷恩奉籍稍息飛輓之役事當深慮理  
要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防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深  
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

真宗祥符元年江南轉運使陳靖論江南二稅外公征  
錢物疏曰臣聞為國之本重乎烝黎致理之先存乎教

化烝黎泰而國祚永教化行而理道昌前古哲王光宅  
天下未有不由是而能君兆庶保宗祧享奕世綿綿無  
疆之休也然則烝黎之所以奉者必在衣給食足賦均  
歛平使安得其居樂得其業無非辜而陷法無為盜而  
憎主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也教化之所以行者  
必在刑簡政廉德廣信篤使禮有所設樂有所施無密  
法以害人無違分而取利故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是  
也今國家奄有萬國垂五十年聲教所及遐邇必至然



臣學非博物材不逮人固能周知四方是非休戚唯敢極言本職利病根源伏願聖慈子細詳覽而留意焉臣今年正月內准勅差充淮南轉運副使兼同發運事於二月四日到任方欲求民疾苦報國寵光計未遂心治且移所自受江南轉運使僅踰半年俗病民疵十得七八其小者乃當官而行固不避事其大者實干邦計非可自專然或隱不言誠恐得罪且江南偽命日於夏稅正稅外有元征錢物曰鹽博絀絹加耗絲棉戶口鹽錢

耗脚斗面鹽博斛斗醢酒麴錢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戶  
錢甲料絲鹽博綿公用錢米鋪襯蘆發米麵脚錢等凡  
一十四件悉與諸路不同乃煜父子僭竊江淮糜費爵  
祿尋納朝廷之琛賁又失淮海之土田物力不充征歛  
苛暴太祖恭行天罰誠欲弔民而自克復之初舊弊不  
去者蓋樊知古始怨偽朝不與名第擔簦去國獻策復  
仇屬天運之有歸遂甘心於故土然小人之見無大畧  
於時既任轉輸罔思鼎革而輒怨怒其主流毒其民使

我皇朝只得伐罪之名未見弔民之實因仍舊貫以至  
于今又其浚征數內醢酒麴錢鹽博紬絹鹽博斛斗者  
江南舊日許人私下造酒等第科納麴錢及嘗散與官  
鹽博換紬絹斛斗歸復之後酒則禁斷鹽則不支上件  
浚征准前輸納其次耗脚斗面加耗絲綿詰其所由亦  
皆類此前後巡撫採訪制置茶鹽承受體量發賑貸等  
皆承委寄不察疲羸不唯不察疲羸而復益之瘡痍遂  
使貨家鬻產償積疊之征科去土離鄉入逋亡之簿籍



目擊堪嘆天高莫聞加以累年潦饑甚不堪命今歲雖稔亦罕寧居實病本之轉滋致仁化而未洽矧夫否極則泰感而遂通通泰之期計在今日伏惟陛下應圖受籙繼業承祧念太祖丕變之實難省太祖治平之不易恭默思道期庶績以成熙惕厲為懷畏一物之失所故臣得以有犯無隱者誠謂陛下必能澄流於源也又臣嘗觀周書兼之漢史見文王高祖開國創業勞苦艱辛無所不至武王孝惠繼功述德而猶天下多故域中未

寧洎乎成周漢文治定刑措者非文王武王不及成王之英睿高祖孝惠不及文帝之智畧蓋開國創業之際定霸爭雄也續功述德之時去愚取賢也誠雄霸之未分賢愚之相半果斷靡暇舉置惟艱故顯忠遂良然後治定刑措萃於成王文帝之世也我皇朝太祖東掃江浙西克巴岷南平越裳北掃澤潞非定霸爭雄歟太宗殄三晉之昏迷斥兩河之寇擾黜羣邪於荒服採多士於草萊非去愚取賢歟夫如是太祖則文王高祖之時

太宗則武王孝惠之日陛下則成王文帝之世太祖太宗已無愧文武高惠於前陛下必超邁成王文帝於後也今江南州郡民物凋殘太祖太宗未果安輯非獨二聖遺善以貽嗣君抑亦周漢治平悉在三世噫周祚八百載漢祚四百年歷代延洪無出於是陛下得不動心哉臣所貢芻蕘蓋當職任陛下倘允愚計確賜主張則顯忠遂良治定刑措起於此而成於彼亦將不遠矣陛下果賜主張無令沮難則臣願竭忠亦復得為陛下剖

折而別白也矧江南歸命二十有七載賦歛關市山澤  
權酷至於百貨之珍竒庶物之巨細每歲所入有增無  
虧執事於外者得以叙為勞能坐邀恩爵會計於內者  
得以資為績用固保隆崇只謂財帛之繁食貨之富足  
以實國足以供軍殊不知物貨悖取人民之受弊人民  
受弊盜賊之必興盜賊必興干戈之不戢干戈不戢郡  
邑之罔寧郡邑罔寧農桑之失業農桑失業則國食無  
所出貨帛無所求然後欲圖潤昌不唯不克全有抑亦

庶幾于亂則蜀川事商鑒未遠也臣雖甚狂瞽亦識便  
宜輓粟飛芻誠為本事聚財積穀敢不用心然或踐彼  
常途昧於至理不過每到州府長索事分接問刑獄之  
清濫拘檢錢穀之盈虛降次小大之務場稽考出納之  
文簿孜孜點算一一看詳有欺罔則尋究元由有錯誤  
則責撻胥吏遇羨剩之額錄為已功擅權易之財奪其  
民利苟且隨時之譽希求進秩之榮待至官滿歸朝動  
不失所如此亦為稱職亦可安身其或有暗君親無益

政教臣所不忍也臣今所陳前項訟征一十四件者並  
偽朝舊弊也其順歸之後亦更有甚於此者臣未敢輒  
言陛下睿哲聰明孜孜求理苟或審其子細必是大惻  
聖懷臣終俟他時盡布愚款又上件訟征數內亦有可  
永且仍舊亦有可易而從新亦有可推作國恩亦可就  
為民便若微臣專擅擘畫料朝廷必未施行何者供億  
尚煩儲蓄未備衆人不知別有微旨或相排沮故也願  
陛下察此愚管且許留中然後密抽微臣赴闕質問倘

事可采擇則繫於否臧如理涉虛浮則甘俟典憲復慮  
陛下以臣欲歸京闕別有希求且臣自是遠人所得已  
踰始望崇階貴秩非敢有心但恨天賦性靈不能苟循  
時俗致此喋喋煩瀆聖明

仁宗天聖九年侍御史劉隨上奏曰臣伏覩去年十一  
月十九日赦書千里之畿四方取則如聞賦租之式倍  
於郡國之名積有歲年動成逋負豈外臺之俗久賜輕  
徭而甸服之民仍供重歛求之於古詎若是乎將救烝

民所宜寬恤開封諸縣人戶夏秋稅賦及汭納錢物選  
差清強官與本縣令佐具逐縣稅數聞奏當議體量減  
放者伏自太祖開基因仍五代建都汴水是為東京當  
時江浙淮南荊湖交廣川峽四路并汾一隅各擅土疆  
不稟正朔國家弔民伐罪二十餘年輓粟飛芻畿內居  
首但是降國盡去煩苛惟有王畿旋增賦歛昨者德音  
濬發歡聲四馳朝廷務在均平將欲絕其僥倖遂令逐  
戶自供地盤嚴切指揮不令隱漏罪及鄰保非不丁寧



然自降勅以來頗聞疑懼以為校定此畝必是增添稅租蚩蚩之民多不曉會縣胥誑惑窺圖貨財緣而為姦無以禁止然則本欲卹而安之翻成勞而擾之前史云事有招禍法有起姦好事難行居常如此況畿內之民去秋不熟重遭驚擾益成困窮伏望聖慈體念愚民且令停罷候一二年間大段豐熟民間盡信却乞施行其已載赦書不欲權住即乞更不檢責田段只令為見管夏稅額一例普減分數如此則獄訟不興春農無廢司

吏不能作弊鄉村亦自安寧時雨所需民乃受賜

慶歷二年知諫院歐陽脩論方田均稅劄子曰臣竊見  
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賦稅已送三司商量施行臣嘗  
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定之術或嚴  
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民欺隱或官吏誅求稅未及  
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秘書丞孫琳與臣  
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洛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稅初立千  
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

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畧行體問隣近州軍大率稅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上言均稅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為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

脩又上義勇指揮代貧民差役奏狀曰右臣準中書批

下送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九年九月十四日勅  
節文河東路強壯應見充指揮使內雖係第一至第三  
等戶者州縣更不得輪次別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  
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力及有家活產業人戶今來一  
年之內只是一季上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  
量得正副指揮使等俱是上等人戶揀充最屬僥倖其餘  
等第人戶丁數稍多亦是一半點充義勇祇應仍更不  
免州縣差役所有軍員已是優便仍更依條免放州縣

色役頗見影庇却鄉縣重難差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戶  
充州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為不便  
欲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  
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戶例輪次差定州縣色役  
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強壯不勾追  
教關外所有刺手背義勇見管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  
人每年秋冬上番官閱州縣因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  
邊地支移稅賦和糴遠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

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閱一人供送一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稅租所存但有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廢業忘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正副指揮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戶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寬優兼自兵事已來州縣差役頗併素來力及之戶累世勤儉積蓄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虛逃亡破敗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戶小處差稍有家活客戶充役勾

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容獨免  
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却數年色役當衆人苦  
於勞耗之際獨獲寬優之幸已多兼臣累過州軍體問  
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物力不減人丁又多  
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兼濟稍寬已困之民其都轉  
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許施行今具奏聞伏候勅  
旨

嘉祐五年脩為樞密副使又上奏曰臣為諫官時嘗首

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云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



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却別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開閣將行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

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鹵帶鹵地并鹵鹵沙薄可  
殖地死沙不可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  
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  
行鹽不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  
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  
殖之地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民何以  
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謂所  
均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

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為國歛害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為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

慶歷三年右正言余靖論兩稅折納見錢疏曰臣切聞三司計度預於淮南江淮荆湖等路今年夏秋稅內



折納見錢四百貫傳聞道路不知信否臣聞治國之要  
安民為本地有常產不外其求民有定賦不盡其力男  
耕於野女蠶於家各輸所有以待國用自堯禹以來守  
為彛制先期而輸古無此法況累年之間科率頻併當  
今天下錢貨至少江淮之地名為錢荒謂宜改制泉刀  
以救其弊而乃令百姓盡委田野蠶絲之利一之於錢  
必將倍棄其物以就所售百貨既輕兆人罄罄力屈財  
盡散為盜賊雖有噬臍之悔將無及矣臣又聞竭澤而

漁明年無魚百姓不足君於何取伏乞聖慈特賜矜宥  
裁減其半令納本色其第四第五等貧下人戶願納本  
色並聽仍各依每年夏秋期限送納於國家賦稅亦無  
所損而江淮之民不至流散則朝廷之大惠也

七年通判蔡州劉敞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疏曰臣聞  
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居渚者  
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以魚鼈為  
賦川衡不以材木為貢蓋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

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  
易成其求易供其取不匱今之時善言政者莫不欲富  
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  
其宜於是或以穀為金或以芻為帛非精也而求之不  
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  
不得已也臣以為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  
未可且勅有司毋責魚鼈於山毋索材木於川則百姓  
亦庶幾矣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種

種而有司乃使以糯與粳為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於天下則不因於地中則不悅於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執事以治民為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切疑莫先於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勅諸路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變變其所無母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母變其所不可得則民疾不困矣

仁宗時戶部侍郎夏竦上均賦歛奏曰臣聞禹貢之典

九州異賦周官之制五地殊征相其土宜平其斂法輕重等則民樂輸遠邇一而國章立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雖皆什一之通制蓋有公田之定式國家疆治萬國敷同聲教務推惠育休息元元而地征之法未盡均一或同郡鄰邑高下不等接畛聯疆桀貉有殊或地廣而稅鮮賦多而田寡或不腴受沃衍之征上腴當淳鹵之賦植稻粱而課菽麥無桑柘而責繭稅官府由是生姦豪右于焉得志無告之民積



於罷弊伏願陛下霽雷霆之威采狂狷之辭申命有司  
特著稅令辨肥瘠之地定輕重之法分科列目第為九  
等上田十頃當賦若許下田百畝當稅幾何分詔能臣  
頒行天下履其地力裒多益寡斷長補短陸耕水耨並  
正其征沃野弊田各平其斂標列版圖百世不易垂之  
後嗣聖法可觀下民之患自除猾吏之欺斯絕易所謂  
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也

監察御史傅堯俞乞罷均稅奏曰臣伏覩諸路均稅未

見其便知河南府王屋縣事高本嘗有奏陳乞行寢罷其論頗為詳備朝廷不賜允從事行後來勞擾詞訟皆如本言本所論者今不復云以臣所見實難均定借如今日粗得平均富者擇地以兼併貧者薄稅以圖售賣買數年復不均矣兼稅戶割移舊有條制縱使逐戶開析諸色稅數令賣買之日對簿書鑒而州縣鮮得能吏一付胥史依舊為奸況終無必得均平之理若加科條以嚴按括徒更增弊必恐無益今四方多被水旱雖豐

稔一二年未便完復又加騷擾重為困苦此乃民所嗟  
怨臣皆撫實而言伏乞一切罷之以寬疲瘵臣聞先皇  
帝嘗與宰臣王旦言及此事然訖不見施行以先皇帝  
之聖王旦之賢夫豈不思必有意也惟陛下留神天下  
幸甚

張方平上論曰臣聞理人之道地著為本分民之要平  
土為大故古者井田之制必先立步畝以正經界夫受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謂什一之法夏氏五十而貢商

人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皆什一也故春秋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者也其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準肥磽以為差隨厚薄而收入是以春秋譏宣公初稅畝謂履畝而稅擇其善者取之故君子惡公以為於民已悉矣自廬井之壞而王制大亂民生失平稅賦之法不齊矣漢初接秦之暴務安殘氓約用省禁益薄田租至文景之際乃或三十而收一時更盡除勿收可謂寬約矣於時網䟽而民富百姓安樂知重禮義天下之刑獄幾

措焉夫厚斂則民困困則姦盜起而刑辟重輕賦則民  
足足則禮義興而刑罰簡刑辟重則民愁怨而思亂禮  
義興則民安樂而思治思亂者視其君如仇讐雖箠微  
之仁不能使之安而久思治者愛其君如父母雖蚩尤  
之孽不能使之動而危蓋厚斂起乎荒汰薄賦由乎節  
用秦自暴政之并天下侈心無極恢大封域北拓邊地  
南開越境於是發閭左之戍掃天下之命飛芻輓粟萬  
里轉餽暴骸露骨積於邊荒內興功事窮極力役創阿

房之宮備六國之制胡亥發徒百萬以營驪山及山東  
兵興聚師待餉此所以收大半之賦而不足也漢初定  
天下生人困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孝文躬脩儉  
節仁愛清靜宮室苑囿車馬服御無所增飾有不便輒  
弛以利民身衣弋綈後宮親幸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  
惜百金之費罷露臺而不為匈奴背約犯塞令守邊備  
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治霸陵因山不增高器用瓦  
物不藏金銀又親行耕籍之禮以勸農事務廣儲蓄以

備災沴此所以三十而稅一或盡除勿收而國用足也  
自後漢叔世吳魏三分司馬氏之南渡中原剖裂外備  
疆事百役之費內則間以昏僻驕淫之主急征橫斂科  
調雜出是故漢有虐政而作田畝之賦齊有淫政而重  
休調之租隋有亂政則有先期逆征之暴唐有弊政則  
有青苗地頭之稅舊弊不革新名日生侵刻疲人自取  
孤弱是何異割肌膚而滋口腹事枝葉而剔根心反裘  
負薪徒有惜毛之意斃人以挺不知罪歲之非剥斂之

名可謂窮矣國家接哀唐之頽綱經五代之亂軌平四方之僭閥立一王之法式其橫出之算無名之征草其弊者多焉比在先朝定民田之租考地之肥瘠制賦之重輕裁使平均本於寬約利人奉國誠為中典夫古之田制有賦有稅稅以待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之給賦以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今夫車馬甲兵之資士徒之衆皆縣官素具不復藉於民大率中田畝收一石輸官一斗畿甸之外



歲供兩稅無他課調則是今制賦之法抑已簡而有經  
矣至如山原之地或入稻秔之物陂澤之鄉或有繅綿  
之稅捨其所有責其所無農人供之其費自倍有者半  
賈而賣亡者倍稱而取使乘利估販者得操其奇贏此  
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重困也誠依古制均定  
壤賦隨地所產因民所工省其雜名專為穀帛除折準  
之令去錢刀之目如此則國之經入如故民之輸出有  
常利歸於耕農權奪於富人上之德澤加於百姓民之

頌聲興於天下可以制梃而鞭撻歷世之暴君汙吏矣  
謹論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王都者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樞會  
譬之一人之身則京畿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腹  
心宜泰支末處勞養身之道也先安京畿後康四方理  
國之體也今所為租稅之法更徭之制而王畿最重品  
色尤煩力耕時穫無水旱蟲螟之害田賦適辦銖收毫  
聚累以歲月生業甫立毆就一役隨復破散故旬內之

民鮮有盈室昔者明王保邦預備之道惟於平世始可  
為謀及其已弊救日不暇雖有賢智豈遑經久今內外  
無事賦入有經而民家壁立野無青草設有橫出之調  
緩急之率不及均遠應近求具則必扶老攜幼轉死溝  
壑雖峻刑嚴禁不能止流亡播潰之患矣夫致理之本  
在乎制度制民之產在乎均平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盖均亡貧且都城之內大商富賈坐列販賣積貯倍息  
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梁肉常餘乘

堅策肥履絲曳綵羞具居室過於侯王淫侈之俗日以  
輕僭賦調所不加百役所不及優游逸豫專事驕靡而  
農人侵冒寒暑服田力穡以供租稅以給繇役仰不足  
以養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同為王民而都門內外勞  
逸之殊如此此豈抑末敦本之道乎又凡國家發德音  
布恩令必首及輦轂或曲有所被重罪者末減輕繫者  
踈宥姦邪桀慝踰軌亂常草竊偽濫不經之民咸霑渙  
澤而農人積逋舊負錐刀之末不蒙蠲除侵肌斷髓連

錮妻孥此豈推恩布惠之道乎兼并之族姦宄之人以幸近於天日故特蒙於庇照而此農人澤不下及臣愚疑其未周也誠天子哀此疲人需然加惠除其雜調變折之目寬其租入庸役之令採其孝悌力田節義之人賜復其家以勵風俗因制王畿之內嚴立占田之限無使權豪侵併貧弱上以為國備下以勸農功使本業之人得自比於兼并姦宄同被上之恩澤此不亦強幹優本之道歟謹論

方平又請減省河北徭役疏曰伏以國家通好于契丹三十七年于茲矣邊人不知有戰爭之患餉餽之勤保其父子室家安于耕桑畜牧宜乎生業益殖事力加裕而比屋彫瘁率無蓋藏一穀不登莫能自濟臣愚竊思其故其弊有三一曰厨傳二曰徭役三曰河防自和好已來邊將無所事惟以酒食宴樂苞苴問遺名聲相傾惟恐不逮公錢不足則取于百姓百姓不足則賈以求贏賈又不足則有傾私橐以繼之者羊豕不得擾于闌

雖免不得安于野行販者不得共其利擔負者不得寧其居此厨傳之弊也又民之大害惟在更徭有才解州役即被縣差家無兼丁自身營業故凡役事率以雇傭二年一更傭金不減千萬中人之家耗矣夫如是百姓安得不困臣獨竊歎邊陲無事逾四十年不能使公私充實備於無患而竭民之財產於不急之役及官吏口腹逸欲之費一旦倉卒蕭然無所恃彼河防猶為國事所不得已者欲乞朝廷選官與河北轉運使盡取一路

郡縣凡民之籍以較徭役之數益減節之所有州郡厨  
傳餽贈之弊深料此事亦非官吏所願然蓋體例相習  
彼此相形雖有愛民節用之心勢不可獨異臣謂宜明  
為條約事為之制則雖往來使客亦自絕過望之心至  
於毀譽愛憎亦當漸自消弭然後裁損用度以充公私  
之備詢考名實以觀郡縣之政三數年庶乎民之富庶  
必有加也

神宗即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論衙前劄子曰臣伏見



近者陛下特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積穀求致厚產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者令中外臣庶條陳利害委官詳定以聞此誠堯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竊見頃歲國家以民間苦里正之役廢罷里正置鄉戶衙前又以諸鄉貧富不同東鄉上戶家業千貫亦為里正西鄉上戶家業百貫亦為里正應副重難勞逸不均乃立定衙前人數每遍有關於一縣諸鄉中選物力最高者一戶補充行之到今已逾十年民間貧

困愈甚於舊議者以為一州一縣利害各殊今一槩立法未能盡善又里正只管催稅人所願為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產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苦也又嚮者每鄉止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戶一戶應役則九戶休息可以晏然無事專意營生其所以勞逸不均蓋因衙前一槩差遣不以家業所直為準若使直千貫者應副十分重難直百貫者應副一分重難則自然

均平今乃將一縣諸鄉混同為一選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則有物力人戶常充重役自非家計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選差富戶為抑強扶弱寬假貧民殊不知富者既盡賦役不歸於貧者將安適矣借使今日家產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十萬者盡則九萬者必當之矣九萬者盡則八萬者必當之矣自非磨滅消耗至於困窮而為盜賊無所止矣故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

敢求富日削月朘有減無增以此為富民之術不亦踈乎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足之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挾以為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怒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乎凡為國者患在見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鄉戶衙前之時人未見其患及今然後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則患益深

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諸路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與鄉戶衙前各具利害奏聞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務令百姓敢營生計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矣

熙寧三年光又乞免永興軍路苗役錢劄子曰臣奉勅差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臣竊見陝西百姓自城綏州以來供應諸般科配及支移稅賦往近邊州軍日近復有環慶事宜加之今年亢旱五稼不熟人戶流移者已聞不少國家所宜汲汲存恤使人戶安集臣伏見先所

散青苗錢貧破百姓為患不細臣已曾累次上言不敢  
重煩聖聽今又聞議者欲令州縣將諸色役人一時放  
罷官為雇人祇應却令人戶均定免役錢隨二稅送納  
乃至單丁女戶客戶寺觀等並令均出若果行此法其  
為害必又甚於青苗錢何則上等人戶自來更互充役  
有時休息今歲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人戶  
及單丁女戶等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鰥寡  
之人俱不免役也若錢少則不足以雇人若錢多則須

重斂於民雇人不足則公家闕事重斂於民則衆心愁怨自古以來繇役皆出於民今一旦變之未見其利也且受雇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物則必侵盜使之幹集公事則必為姦事發則挺身逃亡無有田宅宗族之累建議者亦自知其不可乃云若雇召人不足即依例輪差支與逐處所定雇錢足了役事則自當有人應募今既無人應募必是錢少不足充役是徒有免役之名而役猶不免但無故普增數倍之稅也彼青苗錢以

債與民而取其息已是困民之法今又使橫出數倍之稅民安有不困蹙者哉以富庶之域猶不能堪況陝西累歲奉邊民力彫弊豈可復為無益之事以擾之乎伏望聖慈特免永興軍一路青苗免役錢以愛惜民力專奉邊費其餘路分則繫自朝廷裁酌

四年御史中丞楊繪論助役疏曰臣竊以堯舜之為君禹臯陶之為臣可謂至治矣然考之於書臯陶之所以矢謨於舜而禹亦稱惟帝其難之者在知人在安民二



者而已安民則惠豈非治道之先哉又況乎畿甸之民也臣竊見日近有東明等縣百姓約千百人詣開封府告訴為超陞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肯接狀却稱不曾受得朝旨及司農寺關報百姓既無所訴遂突入相府宰臣王安石諭云此事相府元不知特與指揮不令超陞等第仍問汝等來時知縣知否並言不知至十五日聚來御史臺前臣為本臺無例收接訴狀尋諭令散去退而訪聞得司農寺超陞等第因依乃是不依逐縣

元定戶活等第却從司農寺將見管戶口品量等第均  
定助役錢數拋降與逐名令管認戶力次第陞降重別  
造成牋簿依條限曉示人戶知悉須管於農務前了當  
臣今舉一縣以言之只如酸棗縣鄉村第一等元申一  
百三十戶今司農寺拋降却要二百四戶即是陞起七  
十四戶第二等元申二百六十戶今司農寺却拋降三  
百六戶乃是陞起四十六戶第三等元申三百三十九  
戶今司農寺却拋降四百五十九戶乃是陞起一百二

十戶臣竊謂凡等第陞降蓋視人戶家治高下須憑本縣本縣須憑戶長里正戶長里正須憑鄰里自下而上乃得其實今來却自司農寺畫下數目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心甘服哉譬如所以為帶者為腰也所以為履者為足也帶之長短須隨腰之豐瘦履之闊狹須準足之小大今若帶長而有餘則增腰以滿之履狹而不足則削足以就之可乎超陞等第以就多出錢何以異此況京畿者天下之根本不可不掛聖慮據此次第人

戶紛擾詞訴卒急未了雖欲委府界提點脅以止之竊  
恐川壅而潰其傷必多可不念哉自來措置民事何嘗  
不自州及縣豈有文字下縣州府不知之理竊詳司農  
寺不關報開封府之意顯是自知所行之事於理未安  
指望諸縣畏威不敢異議若關京尹或致爭執則事體  
稍重有礙施行所以公然不顧直行下縣兼今來已是  
農務之月如何農務前定要了當欲隨夏稅起催乎臣  
又訪聞得中書見差孫迪張景溫下諸縣體量仍令諸

縣將不願出錢人戶別作一項開坐臣竊恐特將不願出錢人戶困以重役以此威脅誰敢不從臣願陛下沈思熟慮畿內之民從來驕養有同赤子今來已被團保之法行之猝暴惶駭未已若又不住陵虐所憂不細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可近不可下詩云商邑翼翼四方是則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可不務安之乎今判司農寺乃鄧綰曾布一為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為陛下言之者

監察御史裏行劉摯論助役十害疏曰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言人君雖有仁心仁聞苟不因先王之道爲良法度以行之則亦不免於民不得被其澤恭惟陛下至誠好治憂念元元謂天下役法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其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頗無以上副詔旨而下協人情者臣請言之其法曰率錢助役官自雇人臣謂其事不可勝言而畧陳其十害天下戶籍均爲五等然十七路三百餘州軍千二百餘縣凡人之虛實

役之重輕類皆不同今斂錢用等以為率則所謂不同者非一法之所能齊若隨其田業腴瘠因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散殊何所總統非所謂畫一者其害一也新法患等籍之不得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籍既不可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騷擾生弊亦使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錢為幸下戶之役簡而輕

故皆以今之助錢為不幸優富苦貧非法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令品量立等不取舊簿者意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臨時登降升補高等以充足配錢之數疲匱之人何以堪命近日府界其事已驗其害四也歲有豐凶而後人有定數助不可闕則是助錢非若賦稅有倚閣減放之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熟農人唯有絲絹麥粟之類而助法皆用見錢故須隨時貨易逼於期會價必大賤借使許令以物代錢亦復有退揀壅滯及



黃緣乞索之患其害六也兩稅及科買貸責色目已多  
使常無凶災猶病不能了公私之費又起庸錢竭其所  
有恐斯人無悅而願為農者天下戶口日當耗失小則  
去為商賈為客戶為惰游或父母兄弟不相保抵冒法  
禁折而入下戶大則聚而為盜賊其害七也徼幸之人  
又能寅緣法意虛收大計如近日兩浙科起一倍錢數  
欲自以為功而使國家受聚斂之謗其害八也夫既為  
之民而服役於公家廼所謂治於人者事人天下之通

義也況鄉縣定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猶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於下役則動須一二十年乃復一差今使槩出緡錢官自召雇蓋雇之之直不重則不足以募不輕則不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其害九也夫役人必用鄉戶蓋其有常產則必知於自重性愚實則罕至於欺公舊法雖有替名鄉人自任其責今既雇募恐止得輕猾浮浪姦偽之人則所謂帑庾場務綱運凡所以主財者不唯不盡心於幹守亦恐

縣官之物不勝其盜用而抵冒法令罪獄日報至於手者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職在捕察賊盜發行文書追督公事者則恐遇寇有畏逸之患因事有騷擾之姦而舞文鬻事無有虛日其害十也夫民可安而不可動財可通而不可竭以臣之淺聞寡見而所列如此其沸於民口有大於此而臣未敢言者其又何窮然臣亦嘗為陛下博訪而深計之蓋天下差役莫重於衙前今司農新法一項云鄉戶衙前更不抽差其長名

人等並聽依舊將天下官自出賣到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以酬其重難臣謂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自來已是承應官中配價之物及饑饉盜賊河防城壘緩急科率郡縣賴之今亦難為使之均出助錢外舊來官中將場務給與衙前對折役過分數然多是估價不盡虧却官中實數今既官自拘收用私價召賣則所入固多又應係衙前當役去處事件官為財省使無舊日糜費而支酬之際稍優其數則人情必

當樂為可寬鄉戶重役而似無害民之事臣乞陛下將此一法詔有司講求其詳若逐路坊場錢數可以了得本路召雇衙前酬獎則乞詳具條目行而觀之以三二年間若見其利則其他役法更革無難矣所是助錢之法伏望早賜睿斷一切寢議以幸天下夫更令創制可以漸而不可以暴況欲內自畿甸外至海隅一槩率錢可謂重斂又欲迫急而成之使生靈何以自全陛下安得不慎重其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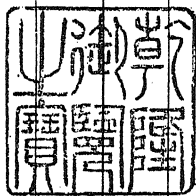
摯又奏曰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聖  
旨批送下司農寺曾布劄子條件詰難奉聖旨令臣分  
析者竊以助役之法有大臣主之於中書有中書之屬  
官及御史知雜者講畫於司農寺有大臣所選擇監司  
提舉官行之於諸路上下布置其勢若此可謂易行矣  
然曠日彌年未有定論可以為法者其故何也不順乎  
民心而已矣民之所不欲古今未有可以勢力強而成  
者也故雖命使者奔馳道路稟之於內而劫之於外然

其擬議參差條制殊異紛然自不知其可行之計則此  
法利害明若觀火矣臣有言責也是故前日采中外士  
民之說敷告於陛下今司農之辯說既如此陛下以臣  
言為是耶則事盡於前奏可以覆視陛下以臣言為非  
耶則貶黜之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  
是以不復條陳不唯費辭文過煩紊天聽而風憲之官  
豈與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相直如市人之詬競者則  
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謂臣等險詖欺誣則上有陛

下之聰察而下有中外之公議所謂中有向背則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今方辨助法之利害而無故立向背之論以朋黨之意教誘天下此可駭也所謂曾無畏忌則陛下之法臣所畏也陛下容受忠直臣為御史實不敢隱情自為忌諱今司農欲使臣畏忌權臣則誠臣之所不能者也伏望陛下將臣前後所論助役章奏與司農之言宣示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考是非若臣言有所取則



乞速罷助議以安天下之心若稍有欺罔則乞重行竄  
逐以謝專權之人而戒妄言者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五